

中美合作所功不可沒（下）

喬家才

「八年抗戰與臺灣光復」讀後

魏德邁仇視合作所

何應欽敬公老師所著「八年抗戰與臺灣光復」的「中美合作情形」一節中，不提中美合作所，不知是否受了魏德邁仇視中美合作所的影響？

魏德邁對中美合作所之不友善，我在綏遠陝寧已經體會到。他到陝寧看傅作義長官，也到我們中美合作所第四訓練班，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：「我們的武器不能打共產黨。」他好像是共產黨的代表，不是中國戰區的參謀長，否則，就不應該這樣盛氣凌人，毫無大將風度。

「將軍！」我反問魏德邁：「你這樣說，是否說我們這裏發生了這種事情，或者得到甚麼情報？」

「沒有，」魏德邁說：「這是我們美國政府的政策。」

「我們既然同你們合作，就是你不講，我們也應當知道你們的政策。」我說：「不過，你既然這樣提出來，我倒有一個問題，需要請你答覆。你說你們的武器不能打共產黨，但是當我們的學生拿着你們的武器，一旦同共產黨遭遇，而被

他們襲擊的時候，該怎麼辦呢？」

魏德邁沒有想到我會提出這個實際問題，一時答覆不來，停了兩三分鐘才說：「我只是聲明美國的政策而已。」簡直是答非所問，牛頭不對馬嘴。

來臺後看了梅樂斯所著「另外一種戰爭」，我才知道了魏德邁仇視中美合作所的種種詳情。美國海陸軍本來不睦，戰略處鄧諾萬知道中美合作所訓練游擊幹部，作用很大，戰果輝煌，就想搶過去，由陸軍來幹。他還有個錯誤的想法，這些游擊隊將來由他們控制指揮，不像梅樂斯尊重中國主權的合作精神。

我在重慶就聽戴笠將軍對我說過：「美國陸軍只想拿走，從來不肯拿出甚麼來。」鄧諾萬根本不了解戴將軍的主張。

戴將軍絕不允許外國人控制他的同僚，他表示在中國境內，拿上中國的力量，要是由外國人來控制指揮，豈不成了漢奸嗎？那和漢奸們受日本控制指揮，不是一樣嗎？

魏德邁抱着把中美合作所從海軍手裏抓過來，交給戰略局的意圖，就算梅樂斯同意，戴笠也委員長的信任。」

不會同意。因為，戴將軍已同鄧諾萬打過交道，

看透了他那帝國主義想奴役中國的作風。魏德邁一到中國就要修改「中美技術合作協定」並提出兩點修改意見：

(甲) 中國戰區美軍總司令對所有屬於目前或將來，在中國戰區或自中國戰區進行作戰活動之軍事、準軍事及秘密組織之一切美國人員與物資，將實施指揮及作業控制之權。

(乙) 在中美合作所協定，或其他任何口頭或書面作成之協定或協議，凡有任何條款與上列規定不符者，即應視為無效。

委員長蔣公表示可同意(甲)項，但對(乙)

項無法贊同。而魏德邁却於三十四年返華盛頓，向聯合參謀會議報告，偽稱委員長對(甲)、(乙)兩項都同意。他對馬歇爾、金氏海軍上將、李海海軍上將、柯克海軍中將、安諾德等幾位參謀長居然說：「戴笠將軍是一個聲名很臭的人物。我反對讓我部下的任何美國軍隊跟這個人發生關係。我覺得以美國人跟這樣一種人在一起共事，是件不幸的事；不過，我承認，這個人深得蔣

(下) 沒可不功所作合美中

造謠誹謗惡意中傷

這那裏是修改中美合作所協定，簡直是要取消這個協定，當時梅樂斯也在座，他聽到魏德邁這樣說，心裏很難過，很生氣，他寫道：「幸而他們並沒有要我提出我這方面的意見，我要起來說話，是只有自己招惹麻煩。因為一個海軍准將只有一顆星，一個陸軍中將是有三顆星的（魏是中將，美國制度，准將一星，少將二星，中將三星，上將四星，元帥五星）。我當可以說，接連三年以來，戴笠會把多難的中國所有的每一資源，提供海軍應用，助美國登陸；可是他們並沒有要我說話，除我之外，誰也不會像我一樣清楚，知道這些事實。

陸軍方面不但並不實際的看看我們所會得到的成果，或是聽聽知道這些事實的中美合作所任何一個美國人的說話，却只提出了戴笠許多敵人所提出的宣傳老調——在華盛頓戰略處辦公的「Q大樓」正佔據了極大地位的延安共產黨、中國奸商、『使中國保持衰弱』派所造出的那些故事。

馬歇爾和安諾德發言也支持魏德邁的意見，金氏也表示無可奈何。梅樂斯又說：「有時候，我對自己發咒，我一定要做到，對戴笠的爲人，給我的國家提出一個實際的寫照。讓美國人不再根據剛才向我們最高軍事論壇提出作爲『證據』的那樣一種絕非應得的侮辱和無稽的傳說的角度來看他。」

他又寫道：「中共的宣傳，做得非常有力。

他們攻擊戴笠的手法，往往設計的非常巧妙，使許多方面的人，甚至有些絕非共產黨人，全部覺得娓娓動聽；爲了使這種故事能吸引美國人的注意，共產黨人更攻擊戴笠，說他是替日本人做間諜，跟日本互相勾結。戰略處居然完全聽信這些故事，（共產黨的同路人費正清就在戰略處工作）……反對我們在補給供應方面，給中國國民政府任何的幫助。那種永遠不斷的飛短流長，稱戴笠是一個殺人兇手，一個施行酷刑的虐待狂，一種中國的反基督教者，使他們完全信以爲真。」

因爲中美合作協定，中國方面是宋子文簽字的，蔣委員長給他一份電報：「四月九日、五月九日兩電均悉。關於中美合作所協定，魏德邁將軍建議修訂時，余曾同意（甲）款，……認爲以（乙）款列入修訂條文，並無必要。」如此不但揭穿魏德邁所說委員長同意的假話，聯合參謀會議贊同，也影響到美國的聲望。

企圖趕走我別動軍

魏德邁想把在華中地區活動的別動軍調開，讓給戰略處控制的部隊去活動，魏德邁已報告了華府聯合參謀部。金氏來電詢問梅樂斯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梅樂斯回答：「我們中美合作所的人，非常成功地訓練了那些游擊隊；根據精確的點數，他們現在每月都要殺死大約二千五百名日本人。我們總是挑着使他們傷害最重的地方，施以打擊，不過我們從未見到過有戰略處的人。」

梅樂斯又寫道：「戴笠對戰略處是不信任的，據戴將軍告訴我說，有些戰略處的人正在跟共

產黨一起工作。……我還必須記着，金氏上將會特別命令我，要我跟戴笠將軍保持友好的關係。「因爲金氏知道美國需要戴笠，而梅樂斯是他們唯一能和戴合作的人。」

魏德邁要求會見委員長，想起走華中作戰的別動軍。他帶着他自己的翻譯，要求委員長核准他的主張。梅樂斯突然接到戴笠的信，要他趕到委員長官邸會面。梅樂斯到達，看見魏德邁正在會客室，又看到鄭介民和余樂醒也在那裏。

梅樂斯寫道：

「我們大家握手，立即一同走進裡面房內，在委員長的辦公桌前圍成一個半圓形坐下，委員長自己就坐在辦公桌旁的一張安樂椅上。魏德邁說，他來見委員長，是爲了希望提出一個建議，把零陵、貴陽地區內，在戴笠麾下，由中美合作所用的中國陸軍，一部份調到旁的地方去。如果委員長不反對的話，他的意思是用另外一些專爲那個地區訓練的人來接替。」

委員長聽他說完，轉過頭去，問鄭介民：「這些新的軍隊究竟是誰在進行訓練的？」

「他們是戰略處特別訓練的部隊，」鄭介民回答：「魏德邁將軍希望把一大部份游擊隊調出去，讓他們可以調進來。」

「那邊現在是中美合作所的部隊，」余樂醒說：「他們都是在附近地方土生土長的，都是很好的人才。他們一直在整個華中一帶從事破壞日本的計劃的唯一部隊。如果要把他們調出，那就需要把別動軍第二和第四縱隊調走好幾個分遣。」

蔣公英明洞悉奸謀

委員長向魏德邁問了一些他所建議調進去的部隊情形。然後和戴笠講話，說的是浙江話，魏德邁悄悄地問他的翻譯：「他們在講甚麼？」

「他們講的是方言，我聽不懂。」翻譯悄悄地回答。這些間答梅樂斯都聽到了。

「你想怎樣？」委員長問梅樂斯。

「不行。」梅樂斯回答。

「我已把這個問題考慮過了，」委員長用普通話告訴魏德邁的翻譯：「他們在這個地區打得很好，我覺得沒有理由應該把他們調開。中國正有很多地方，可以讓所有一切部隊，大家來出力的。」

魏德邁想把別動軍趕出華中的計劃，經委員長蔣公否決，沒有成功。據梅樂斯說，美國陸軍對於中美合作所的人力和物資補充，一再阻撓。

喧賓奪主自食惡果

他說：「美國陸軍却以十一噸的醫藥供應品空運到延安去，交給中共；而魏德邁將軍把這一行動稱為『慈善任務』。」却不支援抗戰的正規軍，他以為一個海上水兵，跟在山裏打游擊的，固然

是絕不相干的，但因為中美合作所做得很成功，在任何戰區平均一噸供應品換一個日本人的紀錄，都是最高的；而中美合作所平均每支槍殺死一至三個日本人，能說不是奇蹟嗎？能不讚揚嗎？所以他勸告魏德邁說：「你會發現，對中美合作所的游擊活動給以支持，是有很大收穫的。」

但是成見和私心蒙蔽了魏德邁，不是朋友的勸告可以改變的，柯克的話等於白說。梅樂斯為甚麼能和戴笠合作？鄧諾萬為甚麼就合作不來？國家的主權，美國居於協助地位，不能喧賓奪主，越俎代庖。而魏德邁和鄧諾萬的做法，正好相反，他們要來支配、指揮中國人，喧賓奪主。越俎代庖加上優越感，這就是美國援助了全世界許多國家，而接受援助的國家，不但不感激美國；反而痛恨美國的癥結所在。他們這種作風所造成的傷害，使中國大陸和越南先後淪亡，造成今日的不幸局面，也使美國自食惡果。

中外文庫 文史論叢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壹佰元 謝康教授著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的又一部精心傑作，析論中外文學家、歷史學家以及政治學者的思想、事功及掌故軼事，深入淺出，字字珠璣，要目有：「評譚嗣同仁學」「新人文觀念與生活覺解」「歷史教學的社會意義」「從律詩駢體說到中國藝術的特徵」「晚清廣西四大詞徵人略」「略談英、法、德三國比較文學之特徵」「近代法國社會小說之演進」「論報章文學與純文學」「十九世紀法國小說概觀」「從一部同情蘇俄的書看它的弱點」「俄國兩大文豪的絕交」「再論文學史的方法」「論諸葛亮」「屈原底追念」「秦始皇論」「談謝靈運」「論關羽」「韓愈論」「柳宗元論」「岳飛」「曾國藩論」「談彭玉麟」「李香君」「清末民初廣東名詩人徵畢」「晚清嶺南學派及其影響」「論中西文學批評之比較」。全書五百餘頁，三十二開本，穿線平裝，定價台幣壹佰元，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